

· 综述 · DOI: 10.3969/j.issn.1672-9455.2020.02.039

维生素 D 检测与慢性肾脏病研究进展^{*}

李园梦¹ 综述, 傅家富^{1,2△} 审校

1.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检验部, 四川泸州 646000; 2. 绵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四川绵阳 621000

关键词: 血清; 维生素 D; 慢性肾脏病**中图法分类号:** R446.1; R692**文章编号:** 1672-9455(2020)02-0263-04

维生素 D(VitD)是一组亲脂性甾体类固醇衍生物的统称, 其亚组分很多, 但与人体健康相关的主要有 VitD₂ 和 VitD₃, 其中 VitD₂ 主要来源于植物性膳食, 而 VitD₃ 主要通过光照经皮肤合成, 少数来源于动物性膳食^[1]。最近研究发现, VitD 除了与骨骼疾病^[2-4]、血脂紊乱^[5]和自身免疫性疾病^[6]等有关外, 还发现其缺乏或不足与慢性肾脏病(CKD)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7]。CKD 是临幊上多见的一种慢性疾病, 因其发病率较高而知晓率较低, 已成为全球一大公共卫生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VitD 缺乏或不足可能与 CKD 发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有关, 特别是在晚期 CKD 患者和肾移植患者中, 对 VitD 的依赖表现更加明显^[8-10]。本文就 VitD 缺乏与 CKD 的关系综述如下。

1 VitD 的生理功能与流行病学

VitD 本身并无生物活性, 只有在肝脏和肾脏中分别经碳 25 号位和碳 1 号位上的 2 次连续羟基化生成 1,25(OH)₂D 后, 才能成为有生化功能的活性物质。1,25(OH)₂D 的生理功能包括: 通过内分泌功能调节骨骼和矿物质代谢; 抑制细胞增殖、肾素生成和血管生成; 促进细胞终末分化、胰岛素生成和巨噬细胞抗菌肽生成; 调节免疫系统(抑制适应性免疫但促进先天性免疫的调节)等^[11]。1,25(OH)₂D 在小肠、肾脏和骨组织中的一系列正常生理生化代谢活动受钙(Ca)、磷(P)、甲状旁腺激素(PTH)及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3(FGF-23)等物质调节。在小肠中, 1,25(OH)₂D₃ 与肠黏膜细胞受体相结合形成复合物, 进入核染色体, 促进信使核糖核酸合成, 并让相关基因在细胞质内表达转化为钙结合蛋白, 从而增强小肠对 Ca 的吸收^[12]。当 1,25(OH)₂D₃ 水平降低时, 小肠 Ca、P 吸收减少, 血 Ca 循环水平较低, 促进了 PTH 水平反应性升高, 并将其释放至肾脏及骨组织器官中^[12]。在肾脏中, PTH 通过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增殖, 促进氢氧化酶(也称 1 α -羟化酶)基因表达, 同时抑制 24-羟化酶活性, 以增强 1,25(OH)₂D₃ 产生, 进而

文献标志码: A**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增强肾小管对 Ca 的重吸收能力^[12]。在骨组织中, PTH 还可与 1,25(OH)₂D₃ 共同作用, 从骨细胞中动员 Ca, 并将其释放到血液中, 从而使低血 Ca 恢复到正常水平^[12]。相反, 当血清 1,25(OH)₂D₃ 水平升高时, 血 Ca 循环水平较高, 促使 PTH 水平反应性降低, 从而通过负反馈调节进一步抑制 1,25(OH)₂D₃ 产生。

众所周知, VitD 是人体内必需的营养素。有研究表明, VitD 缺乏或不足现象日益严重, 其逐渐成为全球公认的公共卫生问题^[13]。我国一些研究发现, 柳州市城区 1~3 岁儿童 VitD 缺乏和不足率达 12.94%, 4~6 岁儿童 VitD 缺乏和不足率达 39.81%^[14]。丽水市区 22~38 岁孕妇血清 25(OH)D 缺乏率为 54.20%, 严重缺乏率为 35.70%^[15]。广州市区夏季(5~10 月)40 岁以上人群中, 男性 VitD 严重缺乏、缺乏和不足分别占 7.56%、33.19% 和 34.45%; 女性 VitD 严重缺乏、缺乏和不足分别占 6.53%、40.63% 和 37.22%^[16]。银川地区中老年体检者血清 VitD 缺乏和不足达到 81.03%^[17]。由此可见, 我国 VitD 缺乏或不足涉及的人群十分广泛, 从新生儿到中老年人等各年龄段均可出现, 由此提示临幊医生应关注和重视患者的 VitD 营养状况, 特别是 VitD 缺乏的高风险群体。

2 VitD 检测

2.1 VitD 的认识

通常所说的 VitD 是一个通用术语, 其既不考虑 VitD 代谢物之间的结构和功能差异, 也不代表某种具体 VitD 简写形式或羟化结构式。只有当使用 25(OH)D、25(OH)D₂、25(OH)D₃ 或 1,25(OH)₂D 这些缩略式时, 才是特指 VitD 的某种特定羟化结构形式。因此, 通常所说的 VitD 检测是指检测其某种具体结构形式[如 25(OH)D 或 1,25(OH)₂D]或某些结构形式的组成成分[如 25(OH)D₂、25(OH)D₃]及这些成分之和, 而具体是检测哪种羟化结构形式, 取决于其采用的是何种检测方法, 不同 VitD 比较见表 1。

*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子课题(2015CB755402-043);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2015SZ0117)。

△ 通信作者, E-mail:jiafufeng@aliyun.com。

2.2 VitD 检测方法 关于 VitD 的检测,目前国内临床实验室常用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免疫分析法,目前应用最多的是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化学发光分析法(CLIA),后者包括电化学发光分析法(ECLIA),此外,放射免疫法(RIA)和免疫比浊

法(即全自动生化法)也有部分应用^[18];另一类是色谱法,目前临床实验室应用较多的主要包括: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和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法(LC-MS/MS)。

表 1 不同 VitD 比较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缩写	分子式	相对分子质量
维生素 D ₂ (麦角钙化醇)	Vitamin D ₂ (Ergocalciferol)	VitD ₂	C ₂₈ H ₄₄ O	396.65
维生素 D ₃ (胆钙化醇)	Vitamin D ₃ (Cholecalciferol)	VitD ₃	C ₂₇ H ₄₄ O	384.64
25 羟基维生素 D ₂	25-Hydroxy Vitamin D ₂	25(OH)D ₂	C ₂₈ H ₄₄ O ₂	412.65
25 羟基维生素 D ₃	25-Hydroxy Vitamin D ₃	25(OH)D ₃	C ₂₇ H ₄₄ O ₂	400.65
1,25 二羟基维生素 D ₂	1,25-Dihydroxy Vitamin D ₂	1,25(OH) ₂ D ₂	C ₂₈ H ₄₄ O ₃	428.65
1,25 二羟基维生素 D ₃	1,25-Dihydroxy Vitamin D ₃	1,25(OH) ₂ D ₃	C ₂₇ H ₄₄ O ₃	416.64
24,25 二羟基维生素 D ₂	24,25-Dihydroxy Vitamin D ₂	24,25(OH) ₂ D ₂	C ₂₈ H ₄₄ O ₃	428.65
24,25 二羟基维生素 D ₃	24,25-Dihydroxy Vitamin D ₃	24,25(OH) ₂ D ₃	C ₂₇ H ₄₄ O ₃	416.64
C ₃ -差向异构体-25 羟基维生素 D ₃	3-epi-25-Hydroxy Vitamin D ₃	C ₃ -epi-25(OH)D ₃	C ₂₇ H ₄₄ O ₂	400.65

2.2.1 免疫分析法特点 RIA 使用的试剂对实验操作人员和环境具有潜在的放射性污染风险,并且其放射性废物处理过程复杂繁琐;ELISA 中酶促反应与反应温度、孵育时间、加样是否准确和洗板是否干净等因素有关,此外,其灵敏度和特异度不理想,且易有基质效应干扰或与其他非目标羟基化合物发生交叉反应;CLIA、ECLIA 和全自动生化法具有全自动和高通量的优点。由于 VitD 结合蛋白(DBP)与 VitD 代谢物中间产物[如 25(OH)D、1,25(OH)₂D 和 24,25(OH)₂D 等]结合的亲和力不同,导致 DBP 释放效率有所差异、非等效检出 25(OH)D₂ 或 25(OH)D₃、C₃-epi-25(OH)D₃[与 25(OH)D₃ 具有相同结构但在立体化学构型上不同的分子]对 VitD 代谢物中间产物的交叉反应性、异嗜性抗体的干扰或者缺乏国际测定标准等因素导致各种免疫分析方法间的检测结果变异太大^[19]。免疫分析法共有的缺点是只能检测总 25(OH)D 水平,无法单独检测 25(OH)D₂ 和 25(OH)D₃ 水平和相对比例,比如罗氏诊断只能检测 25(OH)D₃ 水平。

2.2.2 色谱法特点 色谱法与传统免疫分析法相比不同的是:LC-MS/MS 定量分析法是国际上公认的测量 25(OH)D 的金标准,它可通过特定的相对分子质量和质量碎片区分 25(OH)D₂ 和 25(OH)D₃ 和其他类似代谢化合物,以同时检测其血清 25(OH)D₂ 和 25(OH)D₃ 水平,该法抗干扰能力强,且灵敏度、特异度、准确性和重现性均很好,但通量低(标本前处理耗人工和时间)、仪器昂贵,且需要专业操作人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使用。由于市面上供应的 VitD 补充剂包括植物来源的 VitD₂ 和动物来源的 VitD₃,因此,为了保证两种来源的 VitD 补充剂水平均能被准确检测出,国际上推荐应该同时检测 25(OH)D₂ 和 25(OH)D₃^[20],这就意味着临床 VitD 检测应该首选 LC-MS/MS,且要求该方法能够区分 25

(OH)D 的 C₃-差向异构体(可通过调整反相色谱柱,延长运行时间来解析 C₃-差向异构体),以消除 C₃-差向异构体对 25(OH)D₂ 和 25(OH)D₃ 的干扰,从而避免对 25(OH)D 的高估。

2.3 血液循环结合 VitD、游离 VitD 及生物可利用 VitD 解读 上述检测方法主要用来检测总 25(OH)D、25(OH)D₂、25(OH)D₃ 和 1,25(OH)₂D 水平,其在血液循环中还可进一步细分为结合和游离 2 个部分,其中有 85%~90% 的 25(OH)D/1,25(OH)₂D 主要与 DBP 结合,此外还有 10%~15% 的 25(OH)D/1,25(OH)₂D 与清蛋白(ALB)结合,而游离 VitD(即与 DBP 和 ALB 均不结合的循环 VitD)仅占很小一部分,不到 1% [游离 25(OH)D 约占 0.03%,游离 1,25(OH)₂D 约占 0.40%]。生物可利用 VitD(BAVD)是由游离 25(OH)D 和 25(OH)D 与 ALB 结合 2 个部分共同组成,因为与 ALB 结合的部分易发生解离,使其可穿过细胞膜。因此,BAVD 可进入细胞以进一步产生具有内分泌或旁分泌作用的活性代谢产物 1,25(OH)₂D。

根据以上内容可间接估算出游离 25(OH)D 水平:游离 25(OH)D=[25(OH)D₂+25(OH)D₃]×0.03%。此外,游离 25(OH)D 水平也可以采用商业化的 ELISA 试剂盒或 LC-MS/MS 方法直接测得。早期游离 25(OH)D 水平是使用来自 Bikle DD 的公式^[21]间接估算可得:游离 25(OH)D=总 25(OH)D/(1+Ka_{ALB}×C_{ALB}+Ka_{DBP}×C_{DBP}),其中 Ka_{ALB} 和 Ka_{DBP} 代表各自的亲和常数,C_{ALB} 和 C_{DBP} 代表各自的水平,采用此公式计算有一个前提是 Ka 不变。游离 1,25(OH)₂D 水平也可使用此公式计算。当知晓游离 25(OH)D 水平后,BAVD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BAVD=(Ka_{ALB}×C_{ALB}×1)-游离 25(OH)D^[22]。

2.4 VitD 参考范围 25(OH)D 是人体循环 VitD 水平的主要储存形式,约占总 VitD 的 95% 及以上,因

其半衰期长,达 14~21 d,且不受循环系统中血 Ca 和 PTH 水平影响,因此其被公认为是评价受试者 VitD 营养状况最客观的指标。美国医学研究所(IOM)^[23]和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应用指南(EnS)^[11]制定的一般人群和高风险人群 VitD 的参考范围见表 2,需注意表中 VitD 特指血清 25(OH)D 水平,即 25(OH)D₂ 与 25(OH)D₃ 之和。

表 2 血清 VitD 的参考范围

VitD	一般人群(IOM)	高风险人群(EnS)
缺乏	<12 ng/mL(30 nmol/L)	<20 ng/mL(50 nmol/L)
不足	12~<20 ng/mL(30~<50 nmol/L)	20~<30 ng/mL(50~<75 nmol/L)
充足	20~50 ng/mL(50~125 nmol/L)	30~100 ng/mL(75~250 nmol/L)
过量	>50 ng/mL(125 nmol/L)	>100 ng/mL(250 nmol/L)

注:1 ng/mL=2.5 nmol/L。

3 VitD 与 CKD

3.1 CKD 患者常见原发疾病及并发症 CKD 的临床特征是患者肾功能逐渐丧失,表现为肾结构和肾功能的不可逆性改变。引起 CKD 发生的常见原发疾病主要包括: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微小病变和慢性肾小球肾炎等。这类患者随着肾脏功能下降,可导致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心血管疾病、矿物质和/或骨代谢紊乱等并发症。

3.2 CKD 患者 VitD 水平 国内外许多临床研究表明,CKD 患者可能是 VitD 缺乏或不足的高危人群:我国南方 FENG 等^[9]和 FENG 等^[10]的观察性研究结果显示,1~2 期 CKD 患者 VitD 不足和缺乏可达 92.3%,其中 52.5% 的患者为 VitD 不足,39.8% 的患者为 VitD 缺乏;3~5 期透析前 CKD 患者 VitD 不足和缺乏高达 96.7%,其中 57.2% 的患者为 VitD 不足,39.5% 的患者为 VitD 缺乏;并且还发现 4 期和 5 期 CKD 患者血清 25(OH)D 水平低于 3 期 CKD 患者。新加坡 3~5 期透析前 CKD 患者 VitD 不足和缺乏可达 86.8%,其中 57.7% 的患者为 VitD 不足,29.1% 的患者为 VitD 缺乏^[24]。尼泊尔成人肾移植受者中 VitD 不足和缺乏可达 72.6%,其中 53.8% 的患者为 VitD 不足,18.8% 的患者为 VitD 缺乏^[25]。韩国 1~5 期透析前 CKD 患者 VitD 缺乏的患病率为 70.2%^[26]。意大利 CKD 儿童患者 25(OH)D 缺乏的患病率为 32.0%,其中 5 期 CKD 透析患者占 51%^[8]。由此可见,低血清 25(OH)D 水平在 CKD 患者中极为常见。

3.3 影响 CKD 患者 VitD 水平的因素 在 CKD 患者中,由于肾功能障碍导致 VitD 代谢失调,使 VitD、Ca、P、PTH 和 FGF-23 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破坏,最终导致 1,25(OH)₂D 循环水平降低,其可能原因有:日晒不足,导致通过光照经皮肤合成的 1,25(OH)₂D 减少;皮肤色素沉着过度及限制进食富含 VitD 食物等因素,减少了 1,25(OH)₂D 的内源性合成;肾小球滤过率逐渐降低限制了底物 25(OH)D 向 1 α -羟化酶的

递送,从而减少了 1,25(OH)₂D 的产生;VitD 受体水平降低;内吞性受体巨蛋白减少使 25(OH)D-DBP 复合物重吸收至近端肾小管受阻,导致 25(OH)D-DBP 复合物在尿中排泄增加,使底物 25(OH)D 相对减少,最终导致 1,25(OH)₂D 生成减少;尿中 DBP 的排泄丢失;有效肾单位减少限制了肾近端管状细胞中 1 α -羟化酶的数量;肾功能下降导致的磷酸盐持续保留和 FGF-23 水平增加;增加的 FGF-23 直接抑制 CYP27B1 和促进 CYP24A1 酶活性,使 1,25(OH)₂D 合成减少。

有研究表明,影响 CKD 患者 VitD 缺乏的危险因素有:低碱性磷酸酶、高清蛋白、高总胆固醇^[27]和高全段甲状旁腺激素水平等^[25]。然而,VitD 缺乏与肾小球滤过功能间的关系尚存争议。据报道,3~5 期透析前 CKD 患者血清 25(OH)D 水平随着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降低而下降^[10]。然而,也有研究认为,血清 25(OH)D 水平随 eGFR 下降而增加,甚至有研究认为 25(OH)D 和/或 1,25(OH)₂D 水平与 eGFR 无关^[25,28]。还有研究发现,eGFR 下降与 VitD 缺乏呈正相关,但该学者经过对基线 eGFR 进行校正后发现,eGFR 下降与 VitD 缺乏无关,因此认为基线 eGFR 水平可能混淆了 25(OH)D 与 eGFR 的关系^[29]。

3.4 VitD 及其类似物的肾脏保护作用 CKD 的标志是蛋白尿、肾小球硬化和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同时,肾脏也是 VitD 代谢的靶器官。除了经典的 Ca 和 P 调节外,VitD 也是细胞炎性反应、细胞增殖分化和细胞凋亡的重要调节因子。VitD 及其类似物主要通过减少蛋白尿排泄(抑制足细胞损伤)、抑制肾小球硬化(抑制细胞增殖和阻滞细胞周期)、抑制肾小管间质纤维化、抑制炎性反应和阻滞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以此防止或减轻肾损伤,从而延缓 CKD 病情进展,实现对肾脏的潜在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VitD 缺乏不仅在人群中广泛存在,而且也是导致肾功能损伤,促进 CKD 患者疾病发展和高致死率的危险因素。因此,血清 VitD 亚组分的检测作为 CKD 发生和发展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可能对 CKD 早期诊断、疗效监测和预后评估等有重要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 [1] LISA K, FARZANA P. Vitamin D and kidney disease[J]. Bone Reports, 2018, 25(9): 93-100.
- [2] 徐惠萍. 不同剂量维生素 D 预防早产儿佝偻病的临床观察[J]. 黑龙江医药, 2019, 32(1): 109-111.
- [3] MAYS S, BRICKLEY M B. Vitamin D deficiency in bioarchaeology and beyond: the study of rickets and osteomalacia in the past[J]. Int J Paleopathol, 2018, 23(12): 1-5.
- [4] 裴育, 董进, 李梅. 维生素 D 与骨质疏松症[J]. 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 2018, 11(1): 44-50.
- [5] 张黎, 张召锋, 赵耀, 等. 北京市中小学生维生素 D 水平与血脂异常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食物与营养, 2018, 24

- (12):79-83.
- [6] 王贝贝,常红.维生素 D 与自身免疫性疾病[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8,18(31):87-88.
- [7] NORRIS K C, OLABISI O, BARNETT M E, et al. The role of Vitamin D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8, 15(12):E2701.
- [8] COCCIA P, BLAZQUEZ J, CONTRERAS M, et al. High prevalence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among children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kidney transplant [J]. Arch Argent Pediatr, 2017, 115(3):220-226.
- [9] FENG M, LV J, HUANG F T, et al. Vitamin D deficiency in patients with stages 1 and 2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Southern China[J]. Niger J Clin Pract, 2018, 21(12):1639-1644.
- [10] FENG M, LV J, HUANG F T, et al. Predictors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in predialysis patients with stage 3-5 chronic kidney diseases in Southern China[J]. Niger J Clin Pract, 2017, 20(10):1309-1315.
- [11] HOLICK M F, BINKLEY N C, BISCHOFF-FERRARI H A, et al. Evaluation,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an endocrine society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1, 96(7):1911-1930.
- [12] 于斐,巩芳芳,陈怡雪,等.维生素 D 的研究历史启迪[J].医学与哲学,2018,39(2):94-97.
- [13] VAN SCHOOR N, LIPS P. Global overview of Vitamin D status[J]. Endocrinol Metab Clin North Am, 2017, 46(4):845-870.
- [14] 陈玲,廖志兴,张玉.4 560 例 1~6 岁儿童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调查分析[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9,27(5):131-134.
- [15] 谭晓霞,靳春雷,吴三英.孕妇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与血清离子钙检测结果分析[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8,28(2):186-187.
- [16] 孙平,李风英,李健,等.广州市区 40 岁以上人群夏季维生素 D 水平现状分析[J].中国骨质疏松杂志,2019,25(3):310-313.
- [17] 席向红,马婷婷,郭小龙,等.中老年人维生素 D 的营养状况[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37(20):5167-5169.
- [18] 谢荣,陆娣,倪君君,等.血清维生素 D 检测方法研究进展[J].检验医学与临床,2019,16(6):849-853.
- [19] HERRMANN M, FARRELL C L, PUSCEDDU I, et al. Assessment of Vitamin D status-a changing landscape [J]. Clin Chem Lab Med, 2017, 55(1):3-26.
- [20] SOUBERBIELLE J C, BODY J J, LAPPE J M, et al. Vitamin D and musculoskeletal heal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utoimmunity and cancer: recommend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J]. Autoimmun Rev, 2010, 9(11):709-715.
- [21] BIKLE D D, GEE E, HALLORAN B, et al. Assessment of the free fraction of 25-hydroxyvitamin D in serum and its regulation by albumin and the Vitamin D-binding protein[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1986, 63(4):954-959.
- [22] TSUPRYKOV O, CHEN X, HOCHER C F, et al. Why should we measure free 25(OH) Vitamin D[J]. J Steroid Biochem Mol Biol, 2018, 180(5):87-104.
- [23] LOOKER A C, JOHNSON C L, LACHER D A, et al. Vitamin D status: United states, 2001—2006[J]. NCHS Data Brief, 2011, 59:1-8.
- [24] NGAI M, LIN V, WONG H C, et al. Vitamin D statu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mineral and bone disorder in a multi-ethnic chronic kidney disease population[J]. Clin Nephrol, 2014, 82(4):231-239.
- [25] TIMALSINA S, SIGDEL M R, BANIYA S, et al. Status of Vitamin D and parameters of calcium homeostasis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in nepal:a cross sectional study [J]. BMC Nephrol, 2018, 19(1):290-298.
- [26] OH T R, KIM C S, BAE E H,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Vitamin D deficiency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from the KNOW-CKD study[J]. PLoS One, 2017, 12(4):e0174282.
- [27] 李小莉.慢性肾脏病 3~5 期患者血清 25-羟维生素 D₃ 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J].实用医院临床杂志,2018,15(3):31-33.
- [28] WANG W H, CHEN L W, LEE C C,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Parathyroid Hormone, 25 (OH) Vitamin D,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 Population-Based Study[J]. Biomed Res Int, 2017, 2017:7435657.
- [29] GUESSOUS I, MCCLELLAN W, KLEINBAUM D, et al.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 and kidney function decline in a swiss general adult population[J]. Clin J Am Soc Nephrol, 2015, 10(7):1162-1169.

(收稿日期:2019-04-26 修回日期:2019-08-29)

• 综 述 • DOI:10.3969/j. issn. 1672-9455. 2020. 02. 040

上尿路结石微创手术治疗研究进展

冉茂彪¹综述,刘川²审校

-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外四科(泌尿外科),重庆 409600;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重庆 400010

关键词:上尿路结石; 微创手术; 研究进展

中图法分类号:R6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455(2020)02-0266-04

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疾病,通常分为上

尿路结石和下尿路结石,下尿路结石主要发生在尿道